

中国当代名家作品精选

# 苍凉青春

白描 / 著

陕西旅游出版社

# 苍凉青春

白描著

(陕)新登字 012 号

责任编辑:马伟伟 戴笑诺

封面设计:孔晓军

苍凉青春

白 描 著

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长安路 32 号 邮政编码:710061)

新书华店经销 西安 7226 工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0.5 印张 280 千字

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

ISBN 7-5418-1518-7/I·268

定价:18.00 元

## 内 容 提 要

这不是一本虚构的小说，可是，生活中那些真实人物的真实故事，人生命运的戏剧性冲突，会令小说家的想像显得苍白虚幻黯然失色。

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，古老荒蛮的黄土高原，扭曲、切割了几名北京女知青的青春——两位单纯漂亮的女知青，在痴情驱使下，轮番充任一位曾有婚史并被关押收监的青年农民的婆姨，为情为爱，危急关头断然采取极端措施而震惊四方；黄河波浪在一位女知青和一位陕北汉子之间荡出一段奇缘，于是善良的她走进农民家中，在已有四个孩子的破败窑洞里创造出令人不可思议的情爱传奇；能歌善舞的女知青屡受灾难刺激终致麻木呆痴，当地干部强行将她嫁与一残疾农民以寄存生命，遂导演出一幕似功实罪却亦功亦罪然而非功非罪的悲剧；贞洁青春横遭侮辱反受千夫所指，为寻求真正爱情却被游街示众身陷囹圄，不得不以百倍努力坚韧乃至以死相拚来争得人的尊严；一对知青的私生女儿为逃避可怕婚姻，逃出荒原到城市寻找生身父母，由此演绎出一连串揪扯人心的故事……

本书向读者着力展示的，是在上山下乡那场社会大潮退潮之后，几位滞留在黄土高原腹地北京女知青的情爱遭际和命运境遇。这些鲜为人知的后知青生活，具有悲怆、残酷的震撼力，引导读者的思想穿越时间空间的阻隔，去审视历史、思考生活、体味人生。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苍凉青春.....         | 1   |
| 序 言 遗落在荒原的童话..... | 2   |
| 篇 一 冤家.....       | 6   |
| 篇 二 大河传奇 .....    | 60  |
| 篇 三 她的歌声.....     | 118 |
| 篇 四 高原的风.....     | 151 |
| 篇 五 弯弯的井坡.....    | 198 |
| 结束语 长长的续集.....    | 247 |

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夏天的最后玫瑰 ..... | 252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
|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|
| 苦 情 ..... | 253 |
|-----------|-----|

|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|
| 孽 缘 ..... | 267 |
|-----------|-----|

|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|
| 翠谷雪 ..... | 280 |
|-----------|-----|

|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|
| 荒原的种子 ..... | 292 |
|-------------|-----|

|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上 篇 逃婚 ..... | 293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中 篇 人间真情 ..... | 304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下 篇 今宵月圆 ..... | 318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附录 1 知青文学的又一次超越 ..... | 326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附录 2 遗落在荒原的童话 ..... | 329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
# 苍 凉 青 春

## 序言

### 遗落在荒原的童话

1969年初，确切地说，是元月9日和17日，先后两批计50000余名北京知青，被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巨潮裹卷到陕西北部荒凉的黄土高原。

事件如此轰轰烈烈，在当时，高原的每个角落几乎都被震撼了。

50000余名北京知青，散布在延河洛河流域13个县里，其中3200名，被安置在我们的故事将要展开的Y县插队落户。3200，乍一看，绝对数字并不很大，可是当时，Y县城乡人口总共八万，比例不难算出：25:1。就是说，在25个当地人中，就要插进一个操着普通话的北京学生。

这将意味着什么？

3200名知青，给Y县历史进程以不可估量的影响。他们带来了另一重天地许多为当地人所不熟悉的东西——从思想观念，到生活方式，从对外部世界的了解，到对自身生存状态的审视。他们给这块偏僻闭塞的土地带来了塑料床单、

卫生纸、尼龙袜子和樟脑丸。办学校，建医疗站，让人们懂得了妇女生孩子不能用做活儿的剪刀乱绞脐带的道理，懂得了头和脚是要勤洗的，而不是一年半年洗一次。他们让许多土生土长的姑娘在择偶时换上一种新的眼光，让许多老实本份的青年萌生了走出黄土地，去外边大世界闯荡的炽热愿望。他们或深或浅，在各个不同层次，搅动了一个封闭社会的结构形态和人们的思想，给古朴苍凉的高原带来骚动不安的气息，也带来青春的活力。

光阴荏苒。从那时到现在，18个年头过去了，这期间，历史充满戏剧性地向前推进。当年在这块土地上落脚的京城年轻人，他们后来的情形如何？

1983年和1986年，我两次来到Y县，寻找那出时代大戏留下的踪迹。在县城，在乡村，在沟壑纵横的塬区，在梁峁密布的山地，我到处奔走。县城正街上有座诊所，名曰知青医疗所，想必是北京知青建立起来的。县南的荆义川和守凤川，散布着成片成片的果园，路旁、河边、沟道里，茂盛的核桃树随处可见，都是北京知青当年鼓动当地人栽种的，核桃树是知青从山西汾阳县引进的新品种，果多皮薄油质大，明显优于零零星星还能看到的本地品种。拜水河上，一座30千瓦发电量的水力发电站日夜运转，而建电站的最初蓝图出自知青之手。在一些村子，我察看了知青办起来的种牛站、养猪场。瑞士西门达尔种牛的后代，以其惊人的挽力，博得庄稼汉的青睐，而一座座别出心裁、用石头箍成、比当地人居住的土窑洞还讲究的养猪场，却早已废弃，只有一长溜一长溜结实而又无用的小石窑尚存路边。在北原牛头店附近一条大路边，三个小小的坟包，隐匿在荒草丛中，据

说那是因打架斗殴而死的三个知青的葬身之地。还有石霞乡马庄子西沟一排坍塌的土窑的废墟，一个跛腿女知青在一个暴风雨袭击之夜，被覆盖在下边，那片废墟至今无人清理。到处可以看到他们作出的文章，到处都有他们留下的痕迹。

唯独难以看到、难以听见的，是他们的身影，他们的声音。

政府拨款修建起来的知青窑洞，或作价变卖，或收归公有，都换容易主了。

那些把欢乐或者痛苦留在这里的说普通话的年轻人呢？都象大雁一样飞走了？

仿佛历史将一切都甩给了昨天。

其实，并不尽然。

我之所以奔向这里，是因为，在这个县，尚有一些滞留下来的北京知青。他们未能象同伴们一样飞走。他们默默地隐匿在古老纵深的黄土的腹地。命运似乎注定他们要永远这么悄悄的呆下去。

这是一些嫁给当地农民的北京女知青。

仿佛是一个童话。当我最初听人讲起她们的故事时，我的惊异非同小可。事情几乎令人难以置信——不光在于反常规观念的组合形态，也在于内中藏就的许多令人心颤的东西。1983年到1986年，在我追踪采访她们之后，曾感慨唏嘘地将我的耳闻目睹讲给我周围的人听，大城市里的人们似乎在听《天方夜谭》。远方的故事是人们不知晓也是不理解的。不止一个人问我：“她们为什么要嫁给农民？”或者：“为啥不活动回城？”“值得吗，这样做？”不能简单作答的问题，使我哑然。

我的妻子也是北京知青，也曾在陕北插队数年，甚至连她也不能理解她们的作为。

几年里，我的心里时时装着她们。我常常长视北方遥远的天际，生出有关她们的种种遐想。我知道我不应该犹豫，而应该把她们的的人生历程真实地写出来。

下边几篇相对独立的篇章，分别记录了有关她们的故事。

## 篇一

### 冤 家

程幼芬，初中六七届学生，生性热情活泼，开朗大方。插队期间，爱上同村农民王全民，历经种种艰难曲折，终于与之结婚。此前王两度婚娶，两番婚变，并一度被羁押收监。是她把他从监狱中拯救出来。

太阳刺目地照耀着黄土高原。蓝天空阔，高原坦荡，四野无一人，弥漫着一种宁静的原始气息。脚下的小路蜿蜒曲折，引我向沟下走去。沟底有一条小河，踩着石头就可以过去。我捧起河水洗了洗脸，在一块石头上坐下来。

越过这条沟，再走七八里，就是我要去的双阁公社。我要找的程幼芬就在这个公社工作。她对我的吸引力，使我等不及乘坐三天后的班车，而决定步行数十里赶往那里。

我一直在猜想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性格？气质？长相？是否有些与众不同？她给小小的县城带来过不小的震动，她为高原创造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故事。这故事曾经在 Y 县沸沸扬扬传播了一阵子。人们曾经目瞪口呆地见识了她许

多不同凡响的表现，如今一切都平静了，然而我的心情却不能平静，从开始听到她的故事那一刻起，就翻腾不息。

小河两岸石崖陡峭。岩燕在崖壁上飞上飞下、啁啾鸣啭。不远处一块高耸的岩石上，凝然不动兀立着一只鹞鹰。鹞鹰注视着远方，原野在晴朗的苍穹下高高隆起，呈现出一派静穆深沉的景象。荒芜的草坡和灌木丛闪烁着绿光。不知从哪条沟岔里，传出野鸡嘎嘎的叫声。

这景象古朴而苍凉，那个故事也古朴而苍凉。她，程幼芬，故事的主人公，会真实地向我坦露她所经历的那些事情吗？

到了双阁公社，开头我没有见到她，倒是先见到了那个她曾为之奔走呼号、全力搭救的男人，她的丈夫王全民。她到乡下去了。王全民送母亲到附近村子走亲戚，送到后折到公社里来看她。她不在，他就等着。

这是一个长得高大魁伟的男人，浓眉，方脸，皮肤黝黑。驮送他母亲的小毛驴拴在公社院子里的一棵树上。他背靠树干，蹲在地上抽烟。在公社客房安顿下来后，我想先与他随便聊聊。

公社一位副书记向他介绍了我的来意。他显得有些窘迫，慌忙从兜里给我掏烟，又抱歉地说程幼芬把钥匙带走了，不能招呼我进房子里坐。我随便和他聊，他客客气气地回答着我的问话。一支烟没有抽完，我便得到一个印象：在陕北农民里，这是一个精明人。

拴在树上的毛驴扬起脖子叫了几声，象是饿了。毛驴很小，一副笨重的鞍架，用皮条、麻绳牢牢地系在背上，鞍架上垫块褥子，鞍架后面，凸出的梯形木脊，上边贴着写了字的红纸

条。是一副小小的对子。上款为：日行千里路，下款为：夜走八百程，横批两个字：平安。这一带地势比较平缓，我见公社干部出进都骑自行车，便问他为什么不用自行车送母亲。他说老人坐自行车害怕，出门骑驴骑惯了，稳当。我问：“程幼芬骑过毛驴吗？”他笑笑回答：“没见过她骑过。”

话题涉及到程幼芬，他变得支支吾吾，不知是不愿意谈，还是不知怎样谈好。突然他抬起头，说：“她回来了，她的事让她给你谈。”

公社大门外响起自行车的铃声，还有链条打在链板上的声响。随即，一个女人的身影从大门口闪进来。她一直骑到我们跟前，才跳下车子。

顾长的身材，眼睛很大，脸颊白白净净，穿戴整洁清爽。这就是程幼芬。不知为什么，这第一眼印象，使我觉得她很像一个教师。我印象中的教师就是这种类型的人。

她没有理会丈夫，先同我打招呼。

“您姓白？”她问。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我不无惊异。

“您在高台公社的时候，就有人给我打电话，说您要来这里。”

程幼芬热情大方，很好接触。她问我为什么要了解那些已经过去了的事情，我说那些事情发生在她个人身上，但又是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，而历史是不应该被忘记的，兴许人们能从中感悟到一些有关社会人生的东西。她笑了，说：“我可代表不了历史。”

但她还是愿意和我交谈。见面不久，她的情况，我就了解到不少。

但这只局限于她插队初期的一些情况。

她插队的那个村子叫太古村，黄土高原上一个很不显眼的小村子。

她和三个学校的 11 个知青一块来到村里。村里一下腾不出那么多窑供她们住，便把他们分散开，两三个一伙住在老乡家里。

那天村子里很热闹，老人娃娃都涌到街畔上，看这些来到穷乡僻壤落脚扎根的北京学生娃。队长站在人窝里，手里捏一张小纸片，先念村里人的名字，随后再念北京学生的名字，念到名字的村里人便把念到名字的北京学生领回家去。每走一拨，娃娃就呼啦跟上一长串，推推搡搡热热闹闹一直跟到家。学生们一拨一拨快走完了，这时程幼芬听到队长念了一个王什么民的名字，又念到她和沈小兰的名字。

从旁边走出一个小伙子，一身黑衣服，脸也黑黑的。队长对他说：“两个女的，安顿在你家东窑里。”

小伙子闷着头上前提行李。两个很大的背包卷，一手一个，一抡就扛上了肩膀。还有两只箱子，一帮娃娃争抢着抬了起来。他正要扭头走，队长又问：“东窑里的炕修了没有？”他在两个大背包之间回答：“修好了。”

下了一个坡，拐了几道拐，程幼芬和沈小兰随他走进一个柴门院子里。“来啦！”他对着一个窑门喊。窑里马上传出声：“快叫回来！”

程幼芬不懂这“回来”是什么意思。后来才明白，当地人说话，把“进来”都说成“回来”，这倒给人一种亲切的感觉。进窑后，程幼芬看出，这里就是她和沈小兰要住的东窑，一个小

脚老太婆正在替她们扫炕。

这是一个五口之家：老头、老婆、那个叫王什么民的小伙子，还有两个女子。家里三孔窑，一间房。虽说都比较陈旧，但收拾得清清爽爽。她们在房东家里吃了第一顿饭。

饭后，两人到其他几个知青住处转了转，回来时天色将黑。快到房东家，她们看见前边一户人家门口卧着一只大狗。狗没咬，但是不眨眼地盯着她们。两人吓得呆站在那儿，不敢挪动脚步。想喊人，又怕惊动了那狗，扑过来就更可怕了。正六神无主的当儿，她们看见房东小伙子扛着一把镢头，从街畔上走过来。她们连忙向他招手，喊道：“狗！狗！”

他愣了片刻，才明白她们的意思，笑笑说：“那狗不咬人。”话是这么说，他还是放下镢头，走到狗跟前。狗站立起来，他用两腿夹住狗脖子。她们一阵风似的跑了过去。

她们对他印象不错。来到村子里的第一个晚上，她们是在新奇兴奋中度过的。

程幼芬和沈小兰原在同校同班，两人关系很要好。插队前，两家人都叮嘱她们到陕北后不要拆散，要去的地方有想像不来的苦，有个伴总好些。到了这里，她们看到这地方确实很苦焦，一眼望不尽的土黄色，看不见一星星绿。遍地纵横的沟壑，象是一个不见首不见尾、巨大无朋鳞甲剥落的动物身上裂开的无数道口子，给人以凄凄惨惨的印象。老乡的脸跟黄土颜色差不多，眼珠儿也黄黄的，没有光泽。一个村子离一个村子老远，相传还有狼，狼吃了野兔子，屎就拉在村口大路上，兔毛都能看见。进太古村前，她们情绪低落极了，有种说不出的恐惧。来到村里，见人们很热情，尤其是房东一家人对她们很不错，加上两个人真的没有被拆散，这一来，她们的情绪又一

下子扭转了。

房东小伙子叫王全民，这是她们后来知道的。但除了在村里一些正式场合有人叫他这个名字外，平时人们都叫他跟冠子。这是他的小名。跟冠子 25 岁，念过初中，在村里算得上一个有文化的人。像他这样年龄，村里的那些男人们早就结婚成家，有的娃娃已经几个了。可是他孑然一身，形只影单，这使程幼芬和沈小兰感到奇怪。

后来她们知道，他结过一次婚，离了。

谁都说那女的是个很不错的人，针线、茶饭、屋里、地里样样都行，长得也俊俏，可惜的只是不会生娃娃。跟冠子是独子，恐绝后事大，悄悄领着女的投过不少医生。正规医院的门进过，乡间游医的方子用过，女的终究没开怀。父亲母亲终日为此事摇头叹息，跟冠子狠狠心，跟那女的扯了离婚证。

事情做得似乎有点过分，程幼芬和沈小兰都这样看。她们暗暗思量，他要再娶，看能娶个什么样的媳妇。据说此地娶个媳妇，少说也得花上千儿八百块钱，二三百斤粮食，看他家家底也不怎么厚，他折腾得起吗？

日后事情的发展，是她们做梦也料想不到的。跟冠子不光没花钱成了家，而且娶的媳妇不是别人，正是她们俩。她们先后替换作了这个脸孔黑黑的陕北青年农民的妻子。

知青生活是一台戏，一台乱糟糟的戏。

在太古村插队的知青都是初中生，年龄小，不懂事，尽在村里惹乱子。他们搞农具革新，不给队长打招呼，便把饲养室推土用的土车子拆开。一堆破木头摊在地上，革新没搞成，想复原也装不到一块了。吵吵闹闹要求队里划给他们一片试验